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回 柳夫人挈眷賀生辰 花小姐傷春吟豔曲

卻說寶珠剛看婉香梳洗，聽窗外小丫頭報道：「請三爺呢。」春妍便問道：「誰請三爺？」愛兒進來說：「曩煙姐姐派春柳來請，說上房派人來請三爺，請三爺就去。」寶珠聽了，便站起來，去開了前面房門。婉香道：「你去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問聲什麼事兒？」婉香不語。寶珠便開門出去，問了聲，說是太太喊，不知什麼事，便隔著窗子道：「姊姊，太太喊我呢，我去去就來。」婉香忙喚道：「你轉來。」寶珠便進來，婉香看看他道：「你便這樣去了麼？」寶珠不語。婉香道：「你梳過頭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想姊姊惱了我了，還有誰給我梳呢？」婉香一笑道：「你還講這些尖酸話兒，那便隨你去罷。」

寶珠見婉香已不惱他，便走近身邊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，你與我梳支辮兒罷，我再不講這些了。」婉香初只不理，有一會兒才道：「這是我前世欠下你的，也沒得說了，春妍你與他打散了，我梳罷。」寶珠便央春妍替他打散，走到婉香身邊，背過臉去，口裡不住地討好兒。婉香便拿了象牙梳子，輕輕向他頸上擊了一下，道：「你真是我的太爺呢。」寶珠嗤的一笑，婉香便慢慢與他梳通，將金線紮了根，然後分作三股，打了幾轉，便將一幅粉紅傘線添上，打過髮梢，又將傘線翻轉，打了蓮蓬絡兒，便放下道：「好了。」

寶珠甩過來看看長短，仍甩轉去，連連作揖道謝。婉香又道：「吃過點心沒有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這半天兒不餓，倒忘了。」婉香便叫春妍去將燕窩粥端來，春妍便去端了兩碗進來。婉香同寶珠一同吃了。寶珠還坐著不走。婉香道：「好一會子了，你該先去，我一會便來給太太請安。」

寶珠便自出了小桃花館，走備弄出來，順道先到西正院，給秦珍夫婦請安，卻不道秦珍已到東書房和石時談天去了。藕香和賽兒也早往東正院給袁夫人請安去了。寶珠便不坐，逕往南正院來。進門，便見游廊上站滿了一班執事的婆子、老媽，像有什麼事的。那班人見寶珠進來，一疊聲叫聲：「三爺。」算是請安的意思。寶珠點點頭兒，問：「什麼事？」那太太的陪房，張壽家的先回道：「太太出門呢。」

寶珠聽說，便繞過游廊，見卷簾下站著七、八個大丫頭，一個是東府裡美雲身邊的湘蓮，那兩個又是美雲的瑞蘭、碧桃和秋蘋。那幾個是麗雲的小桃、小珠、小紅、小翠，那幾個是綺雲同茜雲的四兒、佩兒、情兒、喜兒。見寶珠進來，都向他陪笑請安。寶珠笑應了聲，便走進中堂，見他姊姊俱在，先向柳夫人請安，再向美雲等四人問好。

柳夫人道：「到這會兒才來，忙什麼著？」寶珠笑笑便道：「太太哪裡去？我也去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今兒不能去，要做課藝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那且不問他，太太往哪裡去，說我聽聽，若不是好去處兒，我就不去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今兒是葉冰山的老太太生日，我本來不去，你大姐姐要去望望姐姐妹妹，我才同他去呢。」

寶珠便笑向美雲，看了看道：「怪不得裝得美人似的。」美雲笑道：「你也不用氣不服，我便不去，讓你去好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，我本來也不願去，你只替我望望軟姐姐和蕊妹妹便了。」美雲笑道：「誰替你講這些假人情兒。」麗雲在旁笑道：「偏我不去，倘我去，便寶哥哥不講，我也要替他一個一個的連姨娘都望到呢。」美雲嗤的一笑。寶珠道：「你這種寬心話兒，我不愛聽，你想我在太太面前講個情兒，也帶你去，可不是這個主意麼？」

柳夫人剛在那裡用點心，聽說笑道：「隨你們怎樣放刁，我總單只帶美兒去。」美雲笑向寶珠點點頭兒。寶珠因走到柳夫人面前：「太太瞧著，大姐姐誇能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我沒瞧見，你不要看二妹妹的樣兒，我回來賞給你好東西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好東西呢？」柳夫人道：「我拿個頂大的佛手回來給你。」寶珠歡喜道：「那便要給我一對，也不要過大了，我手裡拿不起。」柳夫人笑應了。麗雲笑道：「寶哥哥要兩個，大概有我一個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你想呢。」麗雲剛要說，忽外面報道：「珍大奶奶和賽兒姐來了。」一聲未了，早見沈藕香帶著賽兒進來，寶珠等都站起互相問好。藕香又和賽兒請了柳夫人的安。柳夫人笑向藕香道：「你今兒不去嗎？」藕香道：「是。」又說：「珍爺已過去道喜了。」

柳夫人點點頭兒，又喚賽兒過來，賽兒便走到柳夫人面前。柳夫人看他穿著一雙月小雲頭鑲鞋，穿件粉紅繡花夾衫，不戴紫金冠兒，黑油油的一頭好發，梳根大辮兒，耳上墜著兩個小金環兒，笑盈盈的臉色越覺好看，便道：「你娘竟把你扮得和寶叔叔一個模樣了。」

賽兒道：「寶叔叔沒有這個耳環子，我明兒也除了它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有這個好看，不要除了，我明兒倒要穿上兩個，不好看嗎？」藕香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就這會子替你穿上，只是你不要哭。」賽兒笑道：「寶叔叔不要穿這個，痛得很呢，我奶奶哄你的呢。」美雲等聽了都笑。

柳夫人又道：「你可要同我逛逛去。」賽兒道：「今兒是逢二，我爺叫我做詩呢，改日再跟太太逛逛。」柳夫人撫他道：「好孩子，這樣才是。」又向寶珠道：「你做了個叔叔，還不如他呢。」

剛說著，簾外報道：「花二小姐來了。」寶珠看時，見婉香穿著一件品藍滿身繡珠蝴蝶兒的夾襖子，下面露出白繡褲腳，一點兒寶藍綴珠的鞋尖，再看頭上卻不包帽子，黑亮的一頭好發兒，剪著一字兒的覆額欄，發鬢影裡露出兩個小小的金環兒，越顯得臉龐端整，眉眼含情，走一步也都可人心意的。見他一進來，便向藕香笑道：「大嫂子多早便來了？」藕香笑道：「才來。」婉香已向柳夫人請安，又向美雲等問好。賽兒便也向婉香請安。

柳夫人道：「婉兒，你怎麼也來了，今兒可好些麼？」婉香笑道：「本來沒什麼，昨晚大嫂子給我些香蘇飲，吃了便好了。」說著，因向藕香道謝。藕香笑道：「那算什麼，我還恐妹妹嫌苦了，不要吃，所以加上些甘草，叫和著煎的。」寶珠插說道：「難怪，甜甜的。」婉香忙遞個眼色，寶珠便縮住不說。

柳夫人剛吸著煙，外面走進幾個丫頭回道：「外面伺候齊了，請太太更衣。」柳夫人身邊的大丫頭殿春、賞春早送上衣服。柳夫人便站起來，藕香已向殿春手裡接過一件鵝黃繡金龍團的大衣來，抖一抖，替柳夫人披上，鸞腰兒係好了帶兒，向背面拽一拽衣角。見頭上的珠翹兒插歪了，因道：「太太今兒是誰替插戴的？翹兒也插歪了。」說著，請柳夫人坐下，重替插過，又將滿頭撇一撇，笑道：「今兒這個頭真梳得不見好。」柳夫人問道：「今兒是誰給我梳的？」這些丫頭們沒個敢答應。柳夫人也不問了，便喝口茶，站起身來。滿屋子人都都站起，外面婆子們飛也似的跑出去喊伺候。柳夫人慢慢的走出正院，婉香、寶珠等都隨著出來，打二廳起，大廳穿堂等處，中門洞開，直至大門，兩旁管家人等都兩字兒排開，約有百餘人。

寶珠道：「請太太和大姐姐就這裡上轎罷。大廳上嘈雜的很。」柳夫人點頭。早見從大廳上抬進兩乘官轎來，到二廳中堂歇下。早有幾個管家趕忙揭去轎簾，柳夫人便自上轎，美雲也便登輿。轎班抬著，八九個軍裝的老管家扶著轎扛出去。那丫頭、婆子們便跟著走出，一直出了大廳，到穿堂上。那些丫頭、婆子等便也上轎。到甬道上，管家一齊上馬，擁擠擠的出大門去了。

這裡寶珠回到裡面，婉香等已都不在，問了聲丫頭們，才知道婉香到袁夫人那邊道謝去了。便獨自走到小桃花館，和海棠說了聲，便自上學去了。匆匆忙忙的將一篇課藝做完，時已過午，便繳了文字。進來到小桃花館，見婉香獨自個坐在窗下寫字，便走近笑道：「姐姐也在這裡做文字麼？」

婉香回過頭來笑道：「你回來怎早，散學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瓊二哥還在那裡抽腸子呢，我繳了，便自進來了。」婉香道：「什麼題兒？」寶珠道：「是『春省耕而補不足』的『春』字。」婉香想一想道：「也還好做。瓊大哥的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是『詠而歸』的『詠』字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更容易，他還沒繳麼？我替他做一篇兒你拿去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又何苦來抽這腸子，你愛做，下課替我做罷。」

婉香笑了笑：「也罷，我剛做了一篇《春曉曲》，你瞧過得去嗎？」說著便將那《洛神賦》帖翻開，檢出一張箋子，遞與寶珠。寶珠便伏在案旁看著，念道：

東風吹入湘簾縫，一桁波紋蕩春夢。
曉鶯啼破碧城春，花外回身顫麼鳳。
釧聲隔霧敲東丁，背掃雙蛾愁更青。
春雲羅羅剪秋綠，煙痕逗入芙蓉屏。
瑣窗無人落花舞，春魂如煙鏡中語。
傷春倚遍曲欄杆，淚蘸胭脂作紅雨。

寶珠念畢，便笑道：「你這筆致，真比溫飛卿還綺麗些，我真一個字也贊不出來。」婉香笑笑。寶珠便在旁邊坐下，又拿來婉婉轉轉的讀著，便手舞足蹈的起來。

婉香撇手奪去，道：「你又瘋了，回頭叫人聽見，不又是笑話麼。」說著春妍送茶進來，婉香便接了一鐘喝著。寶珠也拿了鐘喝了口，道：「怎麼這茶不好吃。」婉香道：「也沒什麼不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這個給我喝口兒瞧。」便在婉香杯裡喝了口，道：「果然你這個好些，又香些。」便回頭向春妍道：「你好，我和你小姐的茶都要分出個等次來。」春妍笑道：「啊呀，這話從哪裡講起呀！茶是沒什麼兩樣的，只怕爺心裡愛那盞兒，就那盞的好了，不香的也說是香了。」婉香忍不住笑道：「春妍，你這張嘴，越尖利了，你看東府裡二小姐的樣兒，也拿我開心麼。回頭我回過太太，撕你的嘴，那時你可不要哭呢。」春妍笑道：「我丫頭哪裡敢拿小姐開心兒呢，不怕被太太攆出去麼，三爺是這樣的脾氣兒，我又沒撒謊呀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不這樣，你哪裡來的罵呢。」春妍笑向婉香道：「姐兒不聽見嗎。」婉香一笑，站起來道：「我不管你們，你伺候爺們不週到，就請三爺打你幾下，也不算什麼罪過。」說著，便走向牀上睡去。

寶珠也站起來，春妍嗤的一笑，低聲道：「去呀。」寶珠便不好意思過去，笑拽住春妍的手道：「姐姐教我打你，可真要我打麼？」春妍道：「只怕閃了爺的手，又派我的不是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也不捨得打你。」說著便放了手。春妍收了茶盞子出來。

婉香便坐起喚寶珠道：「你來，我問你。」寶珠走近，婉香笑拿指尖兒向他的臉上一抹道：「好不愛臉的爺們，我問你，丫頭們有什麼捨得捨不得打的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怪可憐的，便真有氣，我也斷斷打不下手。」婉香一笑，正好笑春進來，寶珠便問道：「笑春，你可是打上房裡來麼？你可聽說太太什麼時候回來？」笑春道：「張壽回來，回過珍大奶奶了，說太太要住幾天呢，明兒叫三爺和寶姐兒去。」寶珠道：「可真麼？怕是你哄我呢。」笑春道：「爺不信，問珍大奶奶去。」

寶珠歡喜起來，向婉香道：「姊姊，你看，我還是去不去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隨你，去也好逃兩天學，讓我又好清靜幾天。」寶珠道：「誰要逃學來，我不過替姐姐去邀軟姊姊和蕊妹妹來和你玩幾天兒，不很好嗎？」婉香道：「怕他們不肯來。」

寶珠道：「我和你賭個東西。」婉香道：「誰和你賭來，你輸了總要賴，賭它什麼！」寶珠道：「我不賴，我和你打個掌兒，我若賴了就叫我變個蝴蝶兒，被孩子們撲死。……」說著便拖了婉香的手，掌對掌拍了一下，忽寶珠袖裡鏗的一聲。婉香道：「什麼？」寶珠也覺古怪，拽起袖子一看，原來早間戴的兩隻鐲子忘卸下了。婉香笑道：「我的爺，險呀，倘老爺見了，還得了嗎！」寶珠笑道：「幸而我沒碰見老爺。」又道：「便老爺見了，我說太太賞給我戴的，也便沒事了。」婉香道：「那倒沒什麼，教人家見了算什麼意思，第一個麗妹妹便要當笑柄兒了，還不給我卸下來！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會子天晚了，我不出去，便戴著也不妨事。」婉香道：「不穩當，不要回頭又忘了。」說著便替寶珠卸下，套在自己手上。

寶珠回頭見笑春還立著，便笑道：「癡丫頭，還立在這裡幹什麼？天晚了不去點火。」笑春笑道：「我怕點上了火，爺又要上學去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去。」笑春道：「只怕不能呢，我聽見老爺用了晚飯，要和陸師爺談心去，回來不是又說爺躲賴了。」寶珠便怔了怔。婉香道：「正經呢？還是玩笑話？」笑春道：「正經，花農來通知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你怎麼不早講？」笑春道：「我看爺正開心著，所以不講，這會兒天晚了，爺也該去了。」

寶珠便垂頭喪氣的立起來，喊照燈，愛兒連忙點起風燈來照。寶珠便懊惱歎苦的出去了。

不知笑春這話是真是假，且看下文，這便是：

懶向雞窗勤夜讀，愛從鴛侶逐春遊。